



十八梯 中山一路



“不听话嘛，以后分你到盖上去” “盖”是啥子东西？

□费国容

“盖”，在我初始的印象中，是一个地理概念。

随着知识的增长，它成了名词，如《项脊轩志》：“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”；它成了动词，如《敕勒川》：“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”；它成了副词，如《送东阳马生序》：“盖余之勤且艰若此”；它还是连接词和语气助词……

生长在文字缝隙里的“盖”，远不及生长在旷野的“盖”高远辽阔。

百姓口中的“盖”，不是锅盖的“盖”

沿包茂高速，经南川水江，穿过长长的白云隧道，便进入渝东南地域。渝东南多山，此处的山不像川东丘陵上的山高得似是而非，陡得犹犹豫豫，其雄浑的气势往往给人以压迫感。碧绿的乌江流淌在大山之间，似渝东南跳动的脉搏。绿水青山的含义在渝东南是具体的、实在的、放眼可见的、触手可及的。

武陵山脉在渝东南这片土地上的扩张，留下了复杂多样的山地地形，如坝、坪、坡、垭、坎、岩、石、坑、洞、岗、梁等等，还有最不像地形的地形“盖”。

当地百姓口中的“盖”，不是锅盖的“盖”，也不是膝盖的“盖”，而是指高山上的平川。从地质学上讲，“盖”是地球在剧烈的褶皱运动中突出地面的台地或平顶山地。以彭水为代表的山地地名中，对“盖”有明确的解释，如1941年彭水县政府编写的《彭水概况》对“盖”的说明：“盖者，即桑柘坪、青蒲坪、大同等地所构成之一大高原也。以其地高，如人顶，故称。”1984年彭水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的《四川省彭水县地名录》说得更为具体：“向斜构造中的山地顶部较为开阔，海拔较高，习称之为盖。”

据不完全统计，渝东南地区与“盖”有关的地名有500余个。能排得上名号的，如酉阳的葛蒲盖、陈家盖、揽星盖；秀山的川河盖、平阳盖、木桶盖；黔江的三塘盖、麒麟盖、唐家盖；彭水的东山盖、西山盖、大厂盖、大坪盖、雷公盖。

还有更多没有名号的“盖”，当地人习称为“盖土”。从语言学角度看，用“盖土”来描述高山之巅，有些简单、随意，当时取名的人在思维上一定进行了偷工减料。但，真正置身盖中，会发现没有比这更贴切的词语了。“盖土”，一般开阔平坦，土薄石厚，高山草甸铺展成茫茫的原野，多生长着低矮灌木。地表无稳定的径流，平日，融化的雪水、降落的雨水就像伞盖上的水珠从四面八方流到山下去。

不听话，分你到盖上去

从老家的院坝望去，可见高山上的盖，准确地说是盖的边缘。冬日盖上茫茫的白雪、夏日绚丽的晚霞成了我最早的美学启蒙。

虽与盖遥遥相对，但真正去过“盖土”的人不多，或许，根本就没人愿意去。在当地人的认知里，盖是贫穷、荒凉、原始的象征。“不听话嘛，以后分你到盖上去。”这里的“分”指“嫁人”的意思，村民常用这句话来吓唬或调侃未出嫁的女孩子。

在未踏入这片土地之前，它的神秘、野性还有贫穷、落后，犹如一本扣人心弦的书，时常牵扯起我一探究竟的欲望。

关于“盖土”的一些零零碎碎的故事，是从同村一个江湖郎中那里听说的。准确地说，他不算严格的江湖郎中。农忙时，他是地道的农民；农闲时，他行医、卜卦、做生意，算是村子里见多识广的人物，而盖也是他经常出入的一个地方。“盖上的天麻如碗粗，盖上的积雪比人深，盖上的麂子满山跑……”他绘声绘色的描述，丰富了我对盖的想象。

许多年后，当我真正踏入这片神奇的土地，盖还是原来的盖，但又不是原来的盖。当年江湖郎中通往“盖土”的那条茅草丛生的山径已隐没在更深的茅草中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盘旋而上的旅游公路。“盖土”的原住民大多在高山移民政策下，已经安置到山下的村子或镇上，随处可见的是民宿或露营地，观看云海、日出、落日、星空的人络绎不绝。

以前的盖无人愿意涉足，现在已经成了康养胜地、避暑胜地。存活在想象中的盖和现实中的盖有着一样的高远、辽阔，逐渐消失的是那份野性和神秘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档案馆)

一个在中山一路 一个在十八梯 渝中老城 有两个观音岩

□李远华

十八梯为啥叫十八梯？

从中兴路出来，我就走柑子堡新马路进去了。走到一个街口，看位置大概是轿铺巷一带，就往里走。街口一值守之人说，进口在外边。怪了，十八梯是街，又不是景区，分啥子进口出口？不想争执，转身往响水桥方向走。

此时已是中午，肚子也饿了，路边有家馆子，于是进去填饱肚子再说。正吃着，收银小伙见我带着相机，过来搭讪。说着，他突然问道：“老师是本城人吧？这地方叫十八梯，我以为只有十八步梯坎，结果无事时去数了数，却有一两百步。为啥叫十八梯呢？”我一下子也没想出来。突然想起小时，父亲曾说过十八梯的由来，才回答道：“十八梯并非只有十八步梯坎，而是有十八层让步行之人停歇脚气的平台，因有这十八层平台，让人上坡觉得不太累，才叫十八梯。”但总怕说错了，回家后查了资料，还真有有关十八梯由来的文字记载：“有石梯坎两百余步，共有十八层平台得名。”这才放下心来。

馆子是穿堂馆，从这边进去，那边出来，就是十八梯街道。看了看，石梯坎在靠较场口一端。眼前，马路是新的，街也是新的，楼堂馆所都是新的，还是仿明清建筑。街两边都是商铺，店员站在门前喊客，街上很是热闹。

十八梯是条街，街道梯坎比其它通道要宽一些，且有这十八层可以停下来喘气休息的平台，因而是旧时上下半城之间最主要的通道。十八梯也可以是一个泛称，包括观音岩、黄土坡、大观平、瞿家沟、善果巷、永兴巷、下回水沟、轿铺巷等一些小巷。现今十八梯改建范围，大致也包括这些。没改建前的十八梯，多数建筑是砖瓦平房，或两三层的砖混平顶房，且大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的建筑，也有一些木柱竹夹壁房子和吊脚楼。我曾有一位同事家住观音岩一侧的吊脚楼，去过一次。从较场口往下有几层，可以走到下面的观音岩，通十八梯。

十八梯主要是居民区，旧时多住的贫民，如贩夫走卒，抬滑竿的、挑菜卖的劳动者等。就是改造之前，虽有一些小商店，仍以居民住宅区为主。旧城改造，十八梯多数居民迁往江北、南岸等地。

十八梯观音庙建有三重殿宇

接着说观音岩。渝中老城以前有两个观音岩：一个在中山一路，一个在十八梯。现在名声最响、知道的人最多的，是中山一路的观音岩，有观音岩公交车站。

当年城外这座观音岩，是在山岩上雕有观音像，依着山壁建有几间楼房，将观音像藏于庙内。观音庙很小，香火也不旺，但有个住持长年住庙，什么时候建的，现在无从考证，但什么时候没有了，却晓得。重庆建市，开发新市区，其中中干马路要经过观音岩。这座庙的殿房在马路之内，因此当局在1927年9月，下令将这几间殿房拆了。石岩上观音像露了出来，马路边就能看到。这一段马路边沿离岩壁宽窄不一，因地价相对便宜，就陆续有人买来建房。这些房子修起来后，挡住了石岩上的观音像，在外面也就看不到了。

十八梯的观音岩，也是在石壁上雕了一座观音像，也有大殿及配房，还有一座山门。但规模不算大，比起城外观音

岩来，却又大

了不少。这座观音庙建于何时，也不晓得。观音庙的观音菩萨像是雕刻在较场口一侧的石岩上，离地有近两丈来高。庙背靠北面，庙门朝南面对长江。庙房依“岩势”，逐级升高，有三重殿宇。从山门进入，有一块不大的平台。上六步石梯坎进第一殿，这一殿内雕有三尊菩萨，现已风化无存。再要上七步石梯坎，到第二重大殿后，又上八步到第三重。第三重大殿就把观音石像围在了殿内。山门开在自信巷，朝南。出山门有一块数丈宽的平台，往西面一侧，有一坡梯坎下接十八梯。

抗战时期，日军飞机轰炸重庆，观音庙被炸毁无存。后来地方上的善男信女集资，在观音像原地修了座一楼一底的房屋，以便人们烧香礼拜。再以后，由于当地居民住房多已炸毁，居民无钱买地建房，就在庙外空地陆续建起了房屋，住了百来家人。破四旧时，庙房全部拆除了。石岩上的观音像由于年久风化，如今只能看到大概。

刘湘在十八梯遭了厄运

十八梯主要是居住区，多为劳动民众居此。但靠南侧，凤凰台、响水桥一带却有官府衙门，也有达官贵人的大院。

曾有过这么一个传说。上世纪20年代初，刘湘任四川各路军总司令和四川省省长，带着兵马来重庆。当时重庆商会有个姓赵的会长，知晓刘湘还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，为了巴结刘湘，以商会的名义把下回水沟的一个旧式大院子买了过来，重新整修布置一新。刘湘看了房子，觉得可以。可部下却劝说住不得，理由是：一、这院子方向不正，不南不北、不东不西，风水不好；二、院墙外边就是回水沟，整天哗哗作响，让人睡不好觉；三、臭（回水沟此时还是明沟，一年四季流的都是生活污水），而且蚊虫多。但刘湘觉得这赵会长一番好意，而且刚来重庆，要拉好各方面关系，也就没听部下的劝告，搬进了这座院子，人称刘公馆。据传，刘湘住进这里后，总觉得有点不对，但又说不出来。不久后，他的一个儿子得了瘟病，药吃了不少，不见好转，没得好久就死了。

还有一个传说。1927年，众多共产党人、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打枪坝聚会，被刘湘派去的军警镇压。刘湘的小儿子也偷跑去看热闹。大会刚开始不久，就听会场闹了起来，紧接着枪声不断。刘公子看到打死了人，跟着众人逃命。一个持枪的兵追过来，见刘公子穿的是学生服，不由分说，就是一枪，没打中，就喊“站倒”。刘公子回了一句：“不要打，刘湘是我屋老汉。”那个兵一听，骂道：“还敢冒充总司令的娃儿，该死。”说着又是一枪，刘公子倒地。过后，一些士兵过来清场。有个司令部的兵见过刘公子，细看倒地之人，大吃一惊，一摸鼻子，气都没有了。刘湘得报，气得昏了过去。刘湘这才觉得他家的房子硬是不好，后悔未听部下的劝告，弄得几年之间，三个儿子就除脱了两个。只好在李子坝整了一块地，新修一座刘公馆。

后来老百姓听说了这事，都暗中说“你娃该遭报应”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文化宫退休职工)